老兵无言 热血长存

□邹红鹰

转眼间又到“八一”。世人皆盼春节团圆、中秋月圆，于我而言，“八一”亦是一年之中最隆重、最入心的大节。年过七旬，人世间的风雨沧桑早已看遍，可每逢“八一”，心底总会涌起一股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激动与期盼。这份情怀与年龄无关，与退役年限无关，是刻在骨子里、融进灵魂中的军人烙印。

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胶东半岛，落地仅七日便跟随父母辗转至烟台，后迁居潍坊。我人生最初的岁月，是在迁徙与营区氛围中度过的。父母一身戎装，家风即是军纪——紧张、自律、服从、执行。听从号令，是我从小耳濡目染、习以为常的生活底色。我们姐弟几人，连同各自配偶，也都是一身军绿。可以说，我这一生，半生军营，半世军魂。

正因如此，无论退役多少年，只要“八一”将至，我心底埋藏多年的军人情怀便翻涌不息。

一生中最难忘的是营区礼堂的热闹光景。那时，连队拉歌是军营里最滚烫的烟火，“千人唱，你就唱，扭扭捏捏不大方，快快快……”此起彼伏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一队不服三队，一班不输二班。那不是简单的歌唱，是青春的呐喊，是士气的碰撞，是少年军人最赤诚、最热烈的血性。坐在人群里，根本闲不住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喊，跟着唱，跟着沸腾。那歌声是从胸腔深处、从心底最滚烫的地方吼出来的。几十年匆匆而过，如今闭上眼，耳畔依旧回响着当年震天动地的拉歌声，鲜活如昨，从未散去。

一个中秋月夜，至今令我刻骨铭心。那年八月十五，万家团圆，我奉命驻守莲花池，执行特殊任务。那晚的月亮格外圆，格外亮，天地寂静，四下无人，唯有清风、月色、孤岗为伴。我打开随身的小收音机，里面缓缓响起《十五的月亮》，旋律温柔，歌词入心。听着听着，年少隐忍的思乡情绪瞬间崩塌，泪水簌簌落下。年少从军，不懂何为乡愁，只知站好岗、履好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可那一夜，我终于懂得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不仅是一句诗，还是当兵人的心事。那晚的月亮有多圆，我就有多想家。岁月流转数十载，那轮圆月、那段歌声、那行热泪，永远留在我军旅记忆的深处。

我还清晰记得，我在军营里度过的第一个“八一”。那时物资匮乏，平日里粗茶淡饭，鲜见荤腥，但“八一”这天，营区里总会飘着难得的肉香。全营会餐，灯火通明，人人眉眼带笑。这一天，虽然没有奢华的排场，却是年少军旅记忆里最丰盛、最温暖、最郑重的节日。那一缕肉香，那一场会餐，那一张张年轻质朴的面孔，成了我往后余生最温柔、最珍贵的念想。

岁月催人老，青丝变白发，军装早已脱下，军营早已远去，号角、队列、拉歌、站岗都成了泛黄的旧时光。可我终于明白：军人的节日，从来不在热闹里，不在形式里，而是在心里。

这就是老兵独有的“八一”情结，如陈年老酒，经岁月沉淀，越久越浓，越陈越香。

年年“八一”，岁岁初心。

人已老去，军魂不老。

此生无悔穿戎装，来世还做中国人！

岱下英雄山轶事

□赵家栋

今岱下泰城，老汽车站以东有座翠柏掩映的小山包，占地面积20多公顷，海拔190多米，名曰蒿里山，别名高里山、号令山、英雄山。英雄山之名始于新中国成立后，汉前称“高里山”，约魏晋时期出现“蒿里”之称。

数亿年前，蒿里山区域曾是温暖浅海。三叶虫死亡后沉积成岩，后随地壳抬升露出地表。这类化石保存形态独特，在全球三叶虫化石中十分罕见。其岩体质细如玉，多为绿色或紫褐色；虫体呈淡黄色凸起浮雕状，形似飞燕、飞蝠，俗称燕子石，亦称蝙蝠石、多福石。1958年，蒿里山三叶虫化石形象出现在我国首枚三叶虫主题邮票上。

蒿里山不仅是地质宝库，还是泰山封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，传说有72位皇帝曾到泰山封禅。在禅地环节，帝王通常会将祭文刻于玉册埋入土中，报地之德。

1931年春，国民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为修建祠堂和纪念碑，拆毁蒿里山文峰塔、森罗殿等古建筑取料。士兵在清理文峰塔故址时发现地下有五色土坛，继而挖出石箱、金盒，内藏宋真宗玉册、唐玄宗玉册。马鸿逵封锁消息，将玉册秘藏。

唐玄宗玉册为粉白色阶玉，共15简，刻135字，末尾署名“隆基”，系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禅地所用。宋真宗玉册为青白闪玉，共16简，刻227字，系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禅地所用，祭文由冯拯撰、真宗书。史载，唐玉册曾于北宋出土。宋真宗为效法唐玄宗，封禅后特意将唐玉册与自己的玉册一并掩埋于蒿里山。明洪武初年，泰安居民曾掘得宋玉册，旋即复埋。

关于明代居民得宋玉册复埋的原因，坊间流传的版本有两种：一是古代百姓对皇家封禅之物怀有天然的敬畏，认为据为己有可能招致灾祸。二是我国古代有“遇古物则复埋”的习惯，人们认为地下出土的器物有其“气运”，不应轻易扰动。

1950年，马鸿逵赴美治病时将玉册存入银行保险柜。1971年，他在去世前嘱托家人将玉册运回台湾。唐宋玉册属中华顶级国宝，是承载泰山文化、中华礼制文明的核心遗存，具备不可估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198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我前往泰山扇子崖采风。家住天外村的于老兄跟我讲，相传蒿里山曾是赤眉军烽火台，官兵来时，白天燃狼烟、夜间举烽火，向扇子崖军营传达号令。所以，蒿里山又叫号令山。

蒿里山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无数英烈浴血奋战载入史册。1947年4月24日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二十三团强攻蒿里山，众多革命志士壮烈牺牲，后人因此敬称此地为“英雄山”。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校名正是源自这座镌刻红色记忆的山丘。

学校因山得名，山亦因学校声名远播。那些为人民利益献出生命的英雄，万古流芳，永垂不朽。

浅浅的海子河

□马振凯

我家的西边有一条河，新中国成立前叫太平河，后来叫海子河，我们还叫它西沙河。

西沙河不窄，足有五六十米宽，两岸还有二三十米的台地，但河水很浅。水流在一些河段被裸露的沙滩隔成两三支或大或小的细流，清亮亮地从沙砾间淌过。

1963年，11岁的我随父母来到磁窑食品厂，厂区和西沙河隔着一条公路。对于这条小河，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夏天去河里洗澡。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洗浴设施，夏天身上出了汗，最惬意的事就是晚饭后去河里泡一会儿。天擦黑后来到河边，脱得光溜溜的，把背心裤头往草地里一扔便跳下水。经过了一天的日晒，河水不凉不热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我喜欢找一个水流平缓的地方，脚在前，头在后，顺着河水躺下。河水很浅，我把双手合起来垫在脑后，水刚好从肚皮上流过。躺在水里，眯上眼睛，身体似沉似浮，一天的热和累都被水带走了。河里的沙很细，一点儿也不硌人。躺下不大会儿，肋下的沙粒开始松动，几粒几粒地被水流带走，像是小鱼在轻轻蹭着皮肤，痒痒的，特别舒服。

躺在水里，能看到月牙仿佛挂在河岸西边的小土山上，发出淡白的光。小土山不高，南麓被截成崖壁样，听说那里有个靶场。等到月牙落下，鸣蝉的叫声也稀了，凉风带着沙和草的气息贴着水面吹过来，我这才上岸穿衣离去。

我有个同学叫刘宝华，小名保安，家住铁路宿舍，人长得很俊，不爱说话，一笑两个小酒窝。他的弟弟妹妹也很俊，但都比他爱说话。星期天他来我家做作业，做完作业后我们就去河里玩，最好玩的就是在河边掏螃蟹。西沙河水里是沙，岸上是泥土，水面正好在沙与泥的交界处。河岸泥质很细很软，岸边有被河水冲刷裸露的树根，树根和杂草丛里往往有螃蟹洞。螃蟹不大，螃蟹洞口也不大，也就核桃大小。我和保安顺着河边走，看到洞口就伸手进去掏。有的洞里有螃蟹，有的没有，没有的大概是被别的孩子掏过的。螃蟹洞很深，我们的胳膊通常要全伸进去才能触到硬硬的螃蟹壳。“这里有！”触到螃蟹壳后，我俩不自觉地大喊一声，然后再把胳膊往里伸，把螃蟹掏出来。有时候胳膊伸到头，只能触到螃蟹，却抠不出来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手指戳它，螃蟹急了，就会拿钳子夹我们的手指。我们龇牙咧嘴地把不肯松钳的螃蟹拽出来，代价就是手指上多了几个小眼儿。放下螃蟹，把手在水里冲冲，再用嘴吮一吮伤口，就算“治疗”了。

螃蟹是青色的，有墨水瓶盖大小。我们把螃蟹放到岸上，等它快爬到水边，就把它再捉回来。因为保安的弟弟妹妹多，我们掏到的螃蟹大都让他带回去给弟弟妹妹玩。

除了掏螃蟹，还可以抓鱼。西沙河很清澈，河底的沙里有一种鱼叫“沙里趴”。“沙里趴”不大，也就手指头大小。它和沙的颜色接近，趴在河底很难发现。“沙里趴”很警觉，如果预感到威胁，它会一扭身子跑掉，只留下一股浑水。我们都是悄悄地从它后面接近，然后蹲下身子双手一捂一捧。感到手里有鱼了，就把手指松开，让水把沙冲走，只留下滑溜溜的“沙里趴”在手心。

在水里玩累了，我们就去沙滩上躺一会儿，望着蓝天白云发呆。保安经常穿一件黄白横纹的汗衫和一条浅色的带两个大兜的裤衩。有一天他从裤兜里摸出两块吸铁石，“听说沙里有金子，咱们看能不能吸出来。”我接过一块吸铁石，说，“好！”我们拿着吸铁石在沙里转了几圈，果然吸上来一些金灿灿的颗粒。

“哇！真有金子？”我感到惊奇。“不会是金子吧，金子哪有这么容易被吸上来？”

保安看了看，没说话，我们继续转着吸。直到我们吸了有一小捧，就把这些颗粒刮在小手绢上包起来。回去的路上我反复想着，觉得它不是金子，“吸铁石就是吸铁石，如果它能吸金子，那就成吸金石了。”

保安听我这样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随后解开小手绢，把那些金光闪闪的小颗粒扔了。我至今不知道，那些被吸上来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。

春天我会和宿舍院里的孩子到河岸的台地上挖野菜。这里有荠菜、灰灰菜、马生菜、七七芽，好多好多。七七芽有刺，一抓就刺手，但真攥到手里反而不那么扎手了。我们一边拔，一边哼着民谣：“七七芽，大闺女，越怕越扎你。”

秋天最好玩的是放河灯。我亲手做过两盏河灯，一盏是用《电影画报》封面折的，折好后还涂了蜡，另一盏是用水萝卜刻的。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我把它们放进西沙河的水里，看它们晃晃悠悠地顺流而下。星光碎落在水面上，河灯像两颗会走路的星星，越走越远，一直走到我看不见的远方。

冬天西沙河结了冰，很多孩子坐着小冰车在上面滑冰，我央求父亲给我也做了一个。滑冰最好是在前丁家庙河段，那里平时是个水坑，结了冰就成了滑冰场，前丁、后丁的孩子都在这里滑。

第一次滑上冰面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冰面是透明的，像一大块玻璃盖在上面，冰面下是另一个世界。那些夏天乱糟糟的水草，此刻凝固在冰下，摆出漂亮的姿态，有的像扇子展开，有的像丝带飘着。阳光洒落，在水草间折射出翡翠般的色泽。我坐在冰车上往前滑，脚下的风景也跟着变，就像晃动的万花筒。

不过，西沙河并不总是这样温柔美丽。1964年夏季，山东发大水，西沙河也露出了狰狞的一面。一天晚饭后，食品厂的职工都去河边看洪水，公路上站了很多人。我挤到了前面，身边的两个人都认识，一位是姓宁的年轻工人，还有一位是办公室的黄叔叔。

我从没想到西沙河会有这么大的洪水。洪水漫过台地，离公路只有一两米，水面足有100多米宽。河水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浑黄的漩涡和浊浪一个接着一个。河边的杨树只露出树梢，来回摇摆。水面上漂着树枝、杂草，偶尔还有发黑的门板、窗框，一沉一浮地被冲走了。

“今年的水太大了，真没见过。”黄叔叔说。

“看那些门板，是不是洪水把房子冲了？”我问黄叔叔。

“唉，那肯定是啊。”

小宁在旁边说：“那些门板、窗户被冲走太可惜了，谁敢下水把它捞上来？”黄叔叔笑着对他说：“你年轻，你下去捞？”“你借给我100个胆，我也不敢。”小宁知道是说着玩儿，但也不再接话。

黄叔叔说：“听说有一年发大水，上游冲下来一根大梁。村里年轻人看见了，有点儿心痒，想捞上来。有个小伙子跳下水，游到大梁旁边，手一撑，骑到梁上，只见大梁尾部‘啪’地一甩，一下把小伙子甩到了岸上。”

“啊?!”我听到这里有些紧张。

黄叔叔继续说：“这时候岸上的村民才明白，这不是大梁，这是一条龙，是龙趁着涨水，来河里戏水呢。”

我顿时觉得非常惊奇，看着汹涌的河面，忽然也很想看见一根大梁被冲下来，没准儿它就是龙变的。

除了这些，西沙河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我的同学路克勤讲给我听的。他住东太平东村，我俩关系不错。放学早的时候，我有时会和他去西沙河边坐一会儿。我们坐在河堰上，看夕阳西下，看对面村里升起的袅袅炊烟。克勤讲过的故事很多，我最爱听的还是西沙河的故事。

“从这里往上有个大坝，大坝下边的水比这里大多了。大坝下边的水里有很多大老鳖，得有20多个。中午老鳖爬出来晒太阳，一个个和锅盖一样。晒盖的老鳖不能惹，你把它惹急了，它立起来就追你。”

“老鳖怎么追你？”在我的印象里，老鳖爬得很慢。

“大老鳖立起来，就和个车轮子一样骨碌碌地追你。你跑得快，它骨碌地比你还快。有一回有个坏小子拿树枝戳老鳖，结果老鳖立起来，骨碌碌追过来，把坏小子追得鞋都跑掉了，差点儿没掉了魂。”

我想象着老鳖追人的样子，忽然觉得有点儿害怕。后来有两次做梦，都被骨碌着的老鳖吓醒了。

“大坝下边水不深，但里面有两个‘湮子’，能淹死人。”宁阳方言中，“湮子”是指进去就出不来的深水坑。克勤继续讲他的故事，“‘湮子’是个大漩涡，不等人靠近，就往里漩着吸人。‘湮子’里有水鬼，水鬼看见人它就往‘湮子’里拽。”

“它怎么这么坏啊？”我愤愤地问。

“水鬼只有拉住一个替死鬼，才能把它替出来，要不它就不能托生。”

我不相信水鬼的故事，觉得这是大人编出来吓唬孩子的，为了不让孩子们下水。

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从太平村到后丁家庙的河段，太平村的上游是否有大坝，大坝下面的水坑里是否有老鳖和“湮子”，我说不上来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工业兴起，海子河逐渐被污染，进入新世纪甚至出现了断流的情况。

海子河的污染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，从2021年起，政府开始对它进行全面整治。经过整治，如今的海子河面貌一新，水又清澈起来，岸边的景色也更美了，如今成了一个风光宜人的景区。

治理后的海子河我没去过。我从网上的视频里看到，海子河在前丁家庙一带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水面，水量充沛，两岸有大面积湿地，湿地里生长着大片芦苇丛，野鸭、白鹭和翠鸟在丛中梳理羽毛、追逐嬉戏，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。

我很想回去再看一下海子河，它见过我少年时代光着屁股跳进水里的样子，懂得我掏螃蟹被夹住手指还能笑出声的快乐，伴过我躺在沙滩上发呆的时光。

我忘不了那一晚星光下的河水里随波漂流的河灯。那两盏河灯后来漂去了哪里，我并不知道，也许漂进了大汶河，也许半路就翻了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它们依然在星光下的河水中晃晃荡荡，闪闪烁烁，向着远方漂流。